

封面 宽窄巷 老茶客

“我们这儿，‘标’，就是不要的意思……”

四川方言 甩翻上海亲家母

□何民

邻居老刘老家在乡下，回老家过完春节，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他在乡下遇到的一个“四川方言甩翻上海亲家母”的故事，我就依样画葫芦地讲给大家听，以博大家一笑。

老刘说，他侄儿小刘大学毕业在成都高新区一外企工作，娶了个女朋友，上海人，去年刚结婚。春节前丈母娘到成都看望女儿女婿，约好一同到都江堰乡下小刘家过春节。上海亲家母要到乡下来过春节，老刘的哥嫂高兴昏了，早早地就通知了亲戚朋友，初一天就在自家院坝头摆起三张大圆桌，杀鸡杀鸭，恭候上海亲家母。

小晌午时分，一辆小车开进了刘家院子，没等上海亲家母站稳，刘哥刘嫂便迎上去一口一个亲家母不停地喊，哟喂，亲家母稀客。院坝头大人娃娃立刻响起一遍嬢嬢、婆婆、老祖的喊声。上海亲家母也不知听懂没有，口中只管说好好，一边就给小娃娃们发红包。

小刘说，妈，说普通话，四川话丈母娘听不懂。刘嫂说，哟喂，么儿啊，你妈说了一辈子河西话，这啥儿你要喊你妈说啥子普通话，硬是推屎爬戴眼镜，假充斯文。

乡下人热情，坐上桌子几十个亲戚便不停地给亲家母、亲家婆婆、亲家祖祖敬酒，一会儿功夫便将刘嫂的上海亲家母喝得脸上红霞飞。刘嫂不停地给上海亲家母拈菜，边拈菜边说，亲家母，标客气标客气，随便拈哈。上海亲家母一边推让，一边盯着女婿问：标？什么标？女婿笑着说，我们这儿的方言，标，就是不要的意思。标客气就是不要客气的意思。上海亲家母说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不——要——标，哈哈。

隔桌子有人端起酒杯过来敬酒：上海亲家婆婆，这打标枪又咋个说呢？上海亲家母哈哈一笑说，知道，就是不要打枪。桌子上顿时一遍哈哈笑

声。

刘嫂一边笑一边骂，龟儿子死娃娃不上相，饭桌子上说脏话。

回头又给亲家母拈菜。一边拈菜一教训儿子，咋个只顾自己甩起拈，给你丈母娘拈菜嘛。刘嫂儿子说，妈，你咋尽说土话，啥子甩起拈，人家听不懂。刘嫂说，你会说洋话，给你丈母娘说，甩起拈就是使劲拈。边说边用筷子给上海亲家母比划。甩起，是这样甩吗？上海亲家母用筷子一甩，一坨鸡肉就飞到隔壁桌子上了。

满桌子顿时爆发出轰堂大笑。

席间上海亲家母问，洗手间在什么地方？有热心的亲友接过去话说，哟喂，我们乡坝头没得洗手间，有毛厮。

什么？毛厮？上海亲家母直摇头。又有人接话，毛厮就是肩耙耙的地方。众亲友大笑，上海亲家母一脸茫然，女儿忙附耳小声解释，弄得上海亲家母一脸尴尬。刘嫂骂道，龟儿子几个死娃娃寻到老娘骂你几句才安逸嗦！院坝头一遍笑声。

刘嫂说，亲家母喂，在我们乡坝头过春节好不好耍？安逸不安逸？上海亲家连连点头，好耍！好耍！安逸！安逸！

隔桌子又有人端起酒杯过来敬酒：硬是安逸得板哦！上海亲家母又是一脸茫然。女婿告诉丈母娘，安逸得板，就是上海话“一级棒”啦！

趁着酒兴，又有人端着杯子过来敬酒说，亲家婆婆，这“安逸逸墩板，泥墩板土坎”又是啥子啥子意思嘛？

这上海亲家婆婆也不示弱，杯子一碰，一饮而尽说：一级棒哇！

女儿见状忙劝妈少喝点。上海亲家母说，这，这，四川方言，和这，这，酒一样好，一级棒，依能少喝！

满院子都是巴巴掌声和笑声。

正月初一的刘家院子，一杯接一杯的酒和满院坝的河西方言，很快就把刘嫂家的上海亲家母甩翻在桌子上。

成都方言举隅 (五则)

□童华池

1、“打平伙”

同学、朋友、同事之间，间或，抑或是定期相约，到馆子里吃一顿，且事先“喊醒”，吃完算账，“碗底开花”，成都市称之为“打平伙”。伙，伙食，泛指吃的东西；平，平摊餐费，利益均沾。“打平伙”时，一般不论辈分，不论职务高低，更不分主宾客，省去若干繁文缛节。加之在座的多为相识相知者，故吃喝自在，谈笑自由，全无约束之感；自始至终，气氛热烈，兴味无穷。这种民间的约定俗成的聚餐方式不知已有多少年历史，至今仍在盛行。每当到发工资或是发奖金的时候，便会有人邀约：“走，打平伙去！”周围的人则乐而相应。

现在一批年青人，有的已不说“打平伙”而说“AA制”了。微信广泛应用后，各人交平摊的费用更方便，且避免了几分难为情。

2、高矮

常到菜市场买菜，认熟了一个刀儿匠，每当“照顾”他时，我爱说，“请你割瘦点”，刀儿匠总是笑容可掬：“看在你老师傅名下，高矮都要割巴适！”假期中，到老同学家赴宴，老同学敬我一杯“五粮液”，他不知我为养身已戒了酒，我便托辞以婉拒。老同学哪里肯依：“难逢难遇聚一次，这杯酒高矮都要喝下去！”老同学“高矮”一劝，我也就忘乎所以了……看电视新闻，每当看到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什么镜头的时候，大家总是要议论：“电视头差不多每天都在播，这些人高矮不听，哎……”成都人的“高矮”，相当于普通话里的“横竖”或“反正”，“无论如何”之意。但在以上几种情况下，如果把“高矮”换成“横竖”，或造一个“无论……都……”的复句，就实在生硬而听起来不自在了。

3.打梦脚

睡觉时，或是因为做梦，或是自觉不自觉地翻身，把脚伸到了铺盖外，甚至

蹬掉了东西，即是“打梦脚”——这是本义；“打梦脚”的常用义是比喻学习、工作、开会时注意力不集中，或是做事粗枝大叶，以致造成了某种损失。比如，开会听报告，有人在看报纸——现在玩玩手机了，主持会议的便提醒：“喂，注意力集中点，不要打梦脚了！”某人上班时，总是出差错，值班的负责人便问之：“你咋尽打梦脚呢？”上课时，学生答非所问，或者根本答不起问题，邻座会悄声地问：“你在哪里打梦脚去了？”司机违章出了车祸，世人

会议之曰：“这个梦脚打安逸了，一下子就拉了命债！”乘公共汽车，售票员会不时给乘客提醒：“车上拥挤，大家都不要打梦脚，免得遭摸哥（儿）的事！”

4、打整

打整，收拾、整理的意恩，大至房间、院落，小至某一具体的用品，都是“打

整”的对象。成都人说“打整”更多的是取其比喻义——对付的意思。一次，一“尼姑”敲开房门化缘，且出示了某协会的证明，我们当即给了十元。第二天，又来了一个，我们又出了十元。过几天，干脆来了几个，妻一下子就不耐烦了：“这些人才难得打整！怕是歪的……”于是，我们没再给钱。后来打听到，先后来的几佬，都是歪的。一个单位里，难免有个别人不守纪律，工作极不负责，领导批评，像吃宽面一样，众人评曰：“老油条，不好打整！”偶遇几个民工向老板讨公道：“……这样子就把我们打整了嗦？！……”从民工忿忿然的话语中，听出了原委——老板克扣员工工资，许诺的劳保用品也不发放。此“打整”则有“虐待”之意。院子里的陈大爷，是个“故事口袋”，一次歇凉，给孩子们讲故事已讲到了夜里十一点过，孩子们还吵着“再讲一个”，陈大爷说：“你们这些娃娃硬是难得打整！”这里的“打整”，非但不含贬义，陈大爷因孩子们的信任而产生的自豪感与对孩子的热爱，都在其中了……

5、惯蚀

常听人说：“我那个娃娃不争气，都怪我，把他惯蚀了！”惯蚀，咬文嚼字——

一惯，习以为常的，积久成性；蚀，损伤，亏蚀。两个字合起来，多指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教育不当——或是提供的物质条件过分充裕，孩子超前消费，使之从小就养尊处优；或是孩子有错不批评教育，姑息迁就，使之脾气大而品质不良。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，当今城市里的儿童，每天做家务事的时间只有12分钟，不少孩子洗不来衣服，煮不来饭，一切都由家长包了——真是“惯蚀”过份了。对一些被“惯”坏了的娃娃，“局外人”慨叹曰：“鹅子石流浓——灌（惯）石（蚀）了！”对孩子“惯蚀”者，不仅有孩子的父母，孩子们的众多亲人都有可能，特别是长辈。在一个集体中，对一些人过分宽容，过分优惠，也是一种“惯蚀”，比如，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：“制度就是要逗硬，不要把个别人惯蚀了！”



笑侃市井百态

『打平伙』布壳子打梦脚

这简直是要嫁的缘分啊……

王小野学车记

□伍翩翩



给我车一
转
扯拐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本稿全新
浏览封面新闻APP
www.thecover.cn

投稿邮箱：
673192395@qq.com

你信不信，“干不干？”会“变脸”？

干不干？

□竟星

（牙尖帮）

“你干不干？”这句问话，在生活中时常省略了主语，成为一句很精粹的口头禅或者说

是言子儿。“干不干？”虽然只有三个字，但表现力却很丰富，可以表示商榷，可以表示命令，也可以表示请求等等意义。用书面语汇讲，“干不干？”的文体色彩丰富；用口语讲，“干不干？”会“变脸”。

多年前，有一位山区的农民大哥进城买闹钟。那时，一个闹钟要卖十几元钱，相当于这位大哥在山坡地上辛苦一个月的总收入。他在钟表柜前问了价钱，看了又看，又想买，又嫌太贵，犹豫不决。售货员问他想买啥子闹钟，他说：“想买那个最大的，少一点（钱），干不干？”

售货员很客气地回答说：“国营商店卖东西，不是得你乡坝头赶场摆地摊摊，不讲价的。”这位大哥鼓起勇气指着大闹钟侧边的一块小手表说：“不讲价就不讲价，那我买一块大的（闹钟）你给我搭一块小的（手表），干不干嘛？”

售货员笑道：“又不是卖把红苕，大的要搭碗小的，搭啥子呵！你晓不得得，小的比大的贵好多哟？”

这里的“干不干？”完全是买卖双方平等协商，既非命令，也不是请求，干就买，不干就算了。你柜台头的钟没有走路，我包包头的票子也没有跳出来搬家，生意不成东西在，生意不成票子在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不干就大家都不干。

有个工人，面临厂子转型，他家庭困难，就去找到领导说，妻子已经下岗了，他如果也没工作了，一家人就“和尚的脑壳——没得法（发）”了，他要求单位安排个好点的活路。领导想了想说：“只有一个岗位还没有安排下去，已经有三四个人排起班在等，你最困难，那就优先安排你去干嘛——就是打扫卫生，扫厕所。”这个工人一听，心头很不

上好鞋帮，一双新鞋就成了……

布壳子

□冯万鸿

（方言龙门阵）

布壳子，是个川西方言词，指用浆糊将碎布片粘在一起晒干的大块布片。布壳子是即将从川西人们生活中消失的物品之一。

在以前物资贫乏年代，人们穿破的衣服、裤子，都要进行缝补续用。实在破得不能再补的衣裤，要浆洗干净，用剪刀将线头、布疙瘩除去，剪成大小不一的小布片，存放在鞋帮子里。当这些花花绿绿的布片存放到一定数量后，老婆婆们会用面粉炒成浆糊，叫家人将门板取下来。然后取出存放在鞋帮子里洗净、挑去了线头的旧布片，用浆糊将布片粘在门板上，贴上三四层，放到太阳底下晒干。这个过程，人们叫“打布壳子”。

去年秋天，看见所住小区里一位老婆婆用小木板打了布壳子晾晒。见到布壳子，无形中产生一种亲切感。布壳子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母亲温暖的双手。我小时候还是集体化的生产队时期，家里祖第五个，家庭贫困。父母忙碌一年，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尚且不易，更没有宽裕的钱款给孩子们买鞋子，母亲便自己动手做布鞋给我们穿。立秋之后，母亲便开始打布壳子。母亲在灶上炒浆糊时，在鞋帮子里找布片的任务便由我去完成。这个时节因为天气比较凉了，用浆糊打的布壳子不易招虫。

打好布壳子，便开始做布鞋。做布鞋很费事，要先用麻索子纳鞋底，再将用布壳子做好的鞋帮缝上去。那时母亲白天要到队上出工挣工分，几乎都是在晚上“抽空”做鞋。做好一双布鞋，断断续续的，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。那时，姐姐和哥哥已经上初中了，首先要满足他们的出行需要，所以母亲要先给他们做。

我去小学堂上学，路途不远，可以“打”一些时间的“光脚板”。但那些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冷一些。记忆中，冬

舒服，心想，我一个技工弄起去扫厕所，面子上也太过不去了，就问道：“还有没得另外的啥子活路嘛？”领导听他这一问，颇为不悦，说道：“你千不干嘛？不干，我也是和尚的脑壳——没得法（发）了！”这里的千不干，是上下之间的命令和被命令，一般而言，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。

那天早晨，一个小伙子起床晚了，来不及吃早饭就急急忙忙骑着自行车去上班。走到红星路二段路口，他为了赶上班的打卡时间，有意无意中闯了红灯，被守交通的大爷揪住了。

老大爷按本街口处罚违规的规矩，也不骂他，也不罚他的款，叫他拿着黄旗旗，站在街口上守交通，好久抓倒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，好久“交班”走人。

小伙子想到厂里的规定：迟到超过五分钟，扣发全月奖金；迟到超过一小时，就算旷工半天，小伙子心头毛焦火辣的，只得下矮桩，对老大爷道：“大爷，我错了嘛，保证二天不闯红灯了。”“大爷，我愿意交罚款，你说该罚好多，我交了好去上班。”大爷说：“要赶上上班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你说是不是？大家都闯红灯这个交通又咋个能保证畅通，你说是不是？年轻人要遵纪守法才不得栽跟头，你说是不是……”

小伙子听老大爷说得滔滔不绝，半天收不倒口口，只得打断大爷的话，请求道：“大爷，我自愿交罚款20元，你帮我请个人来守交通，干不干嘛？”

那天我听到这里绿灯就亮了，我也就骑车走了，不晓得这个大爷到底干不干，也不晓得小伙子好久才走倒路。

文章刚要结尾，我听到院子头有人在问：“大姐，两角钱一斤，干不干嘛？”——这是上门来收废报纸的小贩在招揽生意。

天沟渠里的水都会结冰的，每年的除夕之前绝对会下一两场大雪，雪夜被雪压断的慈竹“嘎啦”“嘎啦”的声响成为那时最深的记忆之一。因此深秋季节，夜里野外便开始结霜。早上光着脚板去上学，感觉路面上刺骨的冰凉。晚上洗脚后，母亲看着我开始起冻疮的小脚，心疼地用双手握着，对我说，痛不痛？待把哥姐的鞋做好了，马上给我做新鞋。

做鞋要用到竹林里的笋壳。先将大片的慈竹笋壳擦掉背面的“刺毛”，在脚上比着剪好鞋底样，再用布条“锁”了边。然后在下面垫上十几层旧布，用麻索子纳成鞋底。因为麻索子比较粗，纳鞋底时，要用顶针带在手指上将大针顶进厚布里，牵引麻索子。用麻索子纳成的鞋底很结实。

纳好鞋底，再用布壳子剪成鞋帮，外面一般用一种叫“灯草绒”的布料做面子，里面用一般的白白做里子。鞋帮的中间剪出两个“耳朵”，用一种能伸缩、叫“松紧”的布料缝上。最后，仍用麻索子将鞋帮缝到鞋底上。但上鞋帮时里面的空间很小，用大针已不好使，需用锥子对麻索子进行牵引。上好鞋帮，一双新鞋就成了。因为是直接比照着做的，母亲做鞋的艰辛，放学时如果遇到下雨，定要将布鞋脱下放到书包里，宁愿光着脚，踏着冰冷的泥泞回家。

如今，母亲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，早已纳不动鞋底，家里没有人再做手工鞋了。年轻人追求时尚，也不会穿“老土”的布鞋，自然也不会打布壳子。